

文 / 青秀

二十年后尝到没病滋味

衣食无忧，生活顺利

我生在高干家庭，父亲是司令部作战参谋，后任军区副参谋长，我从小衣食无忧，生活顺利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一九七七年的一天，十六岁的我正在学校上课，左腿突然疼痛难忍，走路都十分困难。同学连扶带架把我送回了家。

回家后，不能躺在床上睡觉，只能一个姿势坐在沙发上。天天喝着中药，同时又扎着针灸。半个月后，能走了，也能躺下睡觉了，可是疼痛没有减。到医院检查，化验“抗O”、“血沉”都正常，可脚一落地腿就疼，像是一条筋疼。医生也不知是什么病，只好开点止痛药，暂时缓解疼痛。

从此以后，我夏天还好过点，一到春秋就开始疼，手脚冰凉，穿多少都冷。冬天大头鞋、毡袜、毛袜、皮袄、棉袄都穿上也不管用。只能用止痛药、风湿膏缓解。可是腿疼的地方却不固定，把药膏贴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疼了，它又串到别的地方了。再把这个地方贴上，它又串到另一个地方。

病痛的折磨

后来我顽强的读完大学、工作（做电子技术工作）、结婚、生子，可是病痛的折磨让我再也没有了健康快乐的感觉。

中药、西药、还有带翅膀的蚂蚁不知吃了多少。那时只要听说有什么偏方都要试一试。到后来药对我没有了疗效。一种止痛药只能维持半年或几个月就不管用了。可是疼痛却

从腿上升到了腰、后背，疼的厉害时，不敢喘大气，不敢咳嗽。然后脖子僵硬，不能回头。后来疼痛上了头，天天头疼，昏昏沉沉、低烧对我来说就是家常便饭。

有一天，眼睛突然发红，不敢见光，一见亮，眼睛疼的往下淌眼泪。而且眼睛起了一层膜，看不清人，到医院检查是虹膜炎。大夫说：“再晚来，虹膜粘连了，眼睛就永远看不见了。”

打了一个月的消炎针（往眼眶边的太阳穴里打青霉素药），眼睛不红了，可看东西不是很清楚，前面总有些小黑点。最后身体变得僵直，身上的血管和肉都贴在骨头上，人瘦的皮包骨。医院的结论是“强直性类风湿”（也就是不死的癌症）。

睡觉时要想翻身，必须先坐起来，侧过身子后再侧躺下。再后来，腿也不听使唤了，骑自行车带孩子，骑着骑着自己就摔倒了，孩子也从自行车上摔了出去。

这期间各种理疗，只要有人说管用，我就去试，如：点穴、拔罐、埋线、按摩、气功、针灸、扎大针（那针有一尺长，粗细和纳鞋底用的锥子一样粗），甚至连巫医都去看了。可病情却一年比一年重，浑身无力，每天强忍着疼痛，干一点力所能及的事。

奇迹接二连三

一九九七年，同学告诉我，法轮功能让你的病好。开始

我不相信，因为我以前也练过别的气功。后来听到她和别人在一起交流，讲学功后自己如何按“真、善、忍”的要求去做，做好人，为别人着想，提高心性等等。慢慢的我有点心动了，就从同学那借来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看。看完后，知道了人为什么会得病，如何做个好人，明白了很多过去不得其解的问题等等。我觉的这不是一般的气功，决定修炼法轮大法。炼功后，奇迹接二连三，我扔掉了所有的药罐子。

二十年了（从一九七七年病发，到一九九七年），不知道没有病是什么滋味，现在也知道了。每天从早忙到晚也不知累，精力非常充沛，上十几层的楼都不感觉累。

修炼法轮功十多年了，我没再吃一粒药，身体却在不知不觉中一天比一天好。而且全家受益，丈夫有很多病不治而好，孩子小时候老有病，隔三差五就到医院打点滴，现在很少得病。丈夫在外面工作，看见谁有病难受，就告诉他，快学法轮功吧，我媳妇有病，炼法轮功都好了。

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

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没有师父、没有大法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所以我要说“法轮大法好！”“法轮大法是正法！”我之所以把亲身经历写出来，就是想叫更多不了解大法的人，知道大法的神奇和美好，告诉大家，不要听信中共喉舌电视、报纸媒体宣传的谎言，赶快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别错过这大好机缘。

看人生

【文 / 吴存】

人之为人 贵在醒悟

人最大的迷就是人自己

古希腊传说中有一个狮身人面怪物叫斯芬克斯，它让每一位路人猜一个谜语：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，中午用两条腿走路，晚上用三条腿走路。如果答不出来，它就吃人。最后有一位智者终于猜出了谜底——人。于是，斯芬克斯跳崖身亡。这个古老神话隐喻颇深，它告诫人类：人最大的迷就是人自己，迷中之人，毁灭随时可能降临；醒悟之人，危险当即消逝。这是向人类发出认识自己的呼唤，是唤起人类觉醒的警钟！

可是，迷中之人是很难自醒的，古代圣者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。在中国古代，先秦诸子普遍告诫人们认识自己。孔子认为，人是最重要的，也是他最关心的，人以外的事物他并不重视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：“臧樊。子退朝，曰：‘伤人乎？’不问马。”（《论语·乡党》）故事说：有一天，孔子退朝回来，听说马厩着火了，他只问有没有伤着人，并不关心马怎么样。孔子经常告诫人们要“自省”，“自讼”，重视对自己的认识。老子非常重视人的觉醒，他说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”他告诉人们，一定要在自我认识上下功夫，使自己清醒起来，明智起来。古希腊圣人苏格拉底，是西方第一位以思考人的问题为己任的思想家，他认为人最重要的是探索自身的秘密，他的名言是：“人啊，认识你自己。”

生命本质的方面被忽视了

几千年来，人类对自己的认识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。早期神话反映了人类当初是把自己与神连系在一起认识的，认为人是神造的，神人是同形同性的。到中世纪，西方进入信仰时代，一切以神为本，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，人也因此具有了神的形象，是因为人犯了错误，有了罪过，被赶出天国，来到世间。人世间是充满诱惑和罪恶的低层世界，在此环境中，人最容易堕落和败坏，所以人的一生会有无数的罪孽和苦难，靠自己是无法脱离苦海的。人只有信仰上帝，听从上帝的教诲，忏悔和克制自己，才能得救，重返天国。后来，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开始变化，逐渐抹杀人的神性本质，侧重从表面的自然性和肉身的感性方面来认识，这样，人对自己的认识便从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。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，人们以摆脱宗教束缚为由，大肆宣扬人间幸福和现世享乐。从此，对人的认识就越来越表面化和所谓的人性化。到了近代，实证科学发展起来，把人的思维又进一步引到最外层的物质世界，对人的认识也趋向物质化。“进化论”推出之后，人们把漏洞百出的猴子变人的假说当作真理，使人对自己的认识走入了荒唐可笑的地步。人们从物质方面给人下定义逐渐多了起来，甚至把人与动物连系在一起。诸如，“人是陆栖两脚动物”，“人是理性动物”，“人是政治动物”，“人是机器”，“人是符号动物”，“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”，“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，等等。人的真正内涵被掩盖起来，人的精神、思想、道德、良心等生命本质的方面被忽视了，甚至逐渐在消失。这时，人也就在迷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。现代社会流行的文化，其实是一种物质文化，亵渎神的文化，是迷惑人的文化。

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

不能把人仅仅归结为物质存在，就本质来说，人是精神存在。中国古人认为，对事物的认识有两种思路，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注重对事物的表层和物质的认识，是形而下的认识，注重对事物本质（精神）的认识是形而上的认识，形上追溯。宇宙万物的本源是同一的，就是道。老子讲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道是宇宙的精神特性，是万物的本源和本质所在，只有按照形而上的思路，从精神特性方面去认识，才能发现人的本质。儒家主要是从人心、人性方面去认识人的。孟子讲：“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孟子告诉人们，人的本质在于心，有同情心、羞耻心、忍让心、是非心，即知仁义、懂道德的人，才能称其为人，否则是没有资格当人的。概括地说，德性是人的本质，儒家留给世人的文化是重德向善的文化。

肉身是短暂、易逝的， 生命（元神）是永恒、不灭的

佛家是在更高的境界和更大的视野上来认识人的。佛家认为，人的形体肉身并不是人的真正生命，肉身只是生命的载体，真正的生命是元神。元神并不产生于人的空间，他是生于高层空间的生命，由于某种原因，他穿上了肉身的外衣，来到世间。百年之后，元神脱去外皮外衣，在三界六道中轮回，这样，人的生命就不只是一生一世了，他是一种多生多世的生命存在。肉身是短暂、易逝的，生命（元神）是永恒、不灭的。生命在宇宙中，是会变换位置的，掉入三界的生命是很不幸的。在宇宙中，三界是最迷、最苦、最脏，也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人要想脱离这苦海，就必须跳出三界，走出五行。怎么办？唯一的办法就是修炼。佛教给世人留下的是修炼文化。

人啊，醒悟吧！

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、释、道为主体的文化，是精神文化，是通过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半神文化，是破迷救人的文化。可惜的是，近代以来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，却逐渐被人们忘却和遗弃。现代中国，人们的信仰底线和道德底线都很低，在迷中越陷越深。迷失方向，没有信仰又不讲道德的人什么事都敢做，而且做的都是蠢事、错事、坏事，却不自知，结果罪业深重，灾害频发，已经陷入危险境地。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，李洪志老师以气功形式洪传宇宙大法，以唤醒世人，挽救众生。李老师说：“如果人类能从新认识一下自己和宇宙，改变一下僵化了的观念，人类就会有一个飞跃。‘佛法’可以为人类洞彻无量无际的世界。千古以来，能够把人类、物质存在的各个空间、生命及整个宇宙圆满说清的唯有‘佛法’”（《论语》）。佛法就在人类面前，拯救人类的宇宙大法正在世间洪传，人啊，醒悟吧！

如水的滋味

文 / 皇甫容

在中国长久的历史文化中，流淌着一股淡淡的风韵。这一特别的风韵，让人在淡然之中，平静的面对事物，淡泊之韵会带给人特别的感触，带给人更美的鉴赏力，开阔心胸和心智。宁静中，仿佛淡定会带人尽情的展现内心的力，让人感受生命的深沉和喜悦。

淡淡如水的滋味，不断的流淌心中，活跃着似乎竭尽的思源，提醒鞭策自己。淡淡如水的滋味，很神奇也很美妙，仿佛在喧嚣的世界，赐予一双犹如洗净后的慧眼，静观彩霞满天的壮阔与绚烂。

如水的滋味，如水的人生，也因流淌千载的故事，流传了淡如水的君子之风。据说，唐朝贞观年间，薛仁贵尚未发达以前，住在一个破窑洞中和妻子共度残生。因为饥寒交迫，衣食无着落，全靠好友王茂生夫妇的救济。后来，薛仁贵参军，跟随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东征，因在平辽诸战中战绩突出，军功显赫，因此唐太宗封薛仁贵为“平辽王”。

从寒门一跃荣登龙门，因此前来平辽王府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，但都被薛仁贵婉言谢绝了。而他惟一收下的就是王茂生送来的“两坛美酒”。负责启封的执事官打开酒坛后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，而是清水。薛仁贵看到后，乐呵呵的命执事官取来大碗，当众饮下三大碗清水。在场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，薛仁贵喝完清水后说，过去落难时，全靠王兄弟夫妇二人的资助，没有他们的救济，又何来今天的荣华富贵？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人生美意不在荣华而在真挚与心。

淡淡的故事，淡淡的味道，却经久不息的穿过了万千浮华，在世俗流淌了千百年。映衬着祥和的心意，如水的滋味穿透世俗，穿越无动于衷的千百苦闷，赋予人天然的味，清晰的领略天性的美。

想想，其实人，也只有不断的修剪贪欲和烦恼，才会体会生命的真味，原来就是如此，在几分恬淡中，留下生命存在的美好意义。